

重校  
箋註

錢牧齋全集

三

有學集卷二十二

牧齋全集第二種

虞山 錢謙益 牧齋 撰

序

贈谷愧莪序

客有問於余曰谷子愧莪游于子之門久矣谷子何如人也余曰其爲人也易直子諒好學強記不吐不茹斷斷偩偩如也縱橫募儻口有鱠而筆有玦排難解紛急人之阨甚于已當夫函矢交攻水火薄射辨者詘勇者困谷子揚眉抵掌片言立解已而掉頭徑去不復返顧谷子之去今人遠矣殆古之奇士也客曰信斯言也谷子當經奇自命胡以少爲書生老而不少休尋行數墨螢乾蠹朽古之奇士固如是乎余曰居吾語汝古之爲士者以經天緯地則奇以守先待後則奇以謀王斷國則奇非謂夫矯尾厲角四目兩口嶄然自異而目爲奇士也官守職士守道士之有經學也猶耕之有畔織之有幅也良農不失畔紅

女不失幅士羣萃而州處習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士之子恒爲士士服舊德工用高曾四民各得其所教化行而風俗美恒由于斯谷子則旣爲士矣環堵之室一畝之宮離經而辨志讀書而贊言循其所以爲士者而老焉磨將硯穿退筆成冢丹鉛甲乙著書滿家求其所以爲奇者而不可得也此谷子之所以爲奇也且谷子之說詩也不但勾稽訓故爲帖括之先資而已發凡起例大書特書一曰天子採詩之意二曰諸侯貢詩之意三曰太師陳詩之意四曰邦國朝廟歌詩之意五曰夫子刪詩之意六曰吾人誦詩之意循覽風雅隠括始終兎園之冊蠅頭之卷三才五行之道隱約具焉谷子而不奇也烏乎奇谷子吳人也而家舊京于論鼓鐘于樂辟雍三百年人文禮樂于谷子之書有餘思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百世之仁也谷子而非古之奇士也其將不得爲豐芑之周士乎哉谷子曰琳也欲乞言于夫子久矣微客之抨我也無以發子之緒言請書之以爲贈

贈別施偉長序

宋行都在臨安陳同甫訪辛稼軒酒酣抵掌縱談東南形勝同甫露醉解廄中駿騎馳去不復執別英雄聚首歷落俊邁之氣可以想見野史流傳謂同甫把持稼軒語厚有要取此奴婢市儈之語豈足道哉司馬德操語龐德公妻子徐元直向云當就我德公談不知三人所談何事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吾謂三分籌策彼三人當促膝及之而諸葛得聞其緒言惜乎班荆畫灰之語未有能傳之者也今年中秋棲虎丘石佛院僧牕隱几日抄首楞嚴數紙吉祥州施偉長不遠千里過訪映門窺之鬚眉落落照人坐而與之談知其奇讀邛竹數編籠挫天地鉤索物變抑塞磊落光怪側出則益奇退而自惟少壯輕俠屈指三國人才洎辛陳輩流輒掉舉思出其間今敗絮蒙頭煨飯折脚鐺邊偉長經奇男子視我如雞窠中老人撫摩歎息不亦傷乎偉長投筆從戎佐中湘戎幕指揮能事崎嶇嶺嶠突冒鋒刃身世鈞瑣心迹盤牙輪困離奇悉于詩文

發之越裳牂柯作我綸邑日入之部歸日出至夫豈其度滄蘭爲他人乎南枝  
北戶彳亍前却何其憂煩鬱紓促數詘詰也崑銅告我曰施偉長今之孔北海  
陳龍川也余嘗謂孔北海論盛孝章書援引公羊大齊桓公之文磨切魏武異  
時論漸廣此爲質的墓門征西寢舜禹之事文舉之功偉矣龍川之書葉水心  
所謂夫子使執政召問何處下手者至今炳烺天地間彼所論趙九齡次張之  
徒得其一士可以方軌橫駕而况于同甫乎狂鳥冠而似鳳修蛇角而似龍士  
負不羈之才值搶攘之運其與夫纖兒怪魁詭銜竊轡者誠何以霜降水落金  
銷石泐茫茫禹跡是有北海輩流挽抑擣柱耳偉長行矣騁名驥于修途何所  
不至自今以往使軏才諷說之士謂天不足于東南地不足于西北而私憂竊  
歎者皆偉長輩之恥也秋風蕭然魚龍寂寞游子何之老人仍入雞窠中矣于  
是遂筆叙言抗手而別乙未歲九月朔日虞山年家蒙叟錢謙益奉贈燕湖沈  
昆銅南昌徐巨源皆偉長一流人也出吾言眎之以爲何如

贈別胡靜夫序

往余游金陵胡子靜夫方奮筆爲歌詩介茂之以見予予語茂之是夫也情若  
有餘于文而言若不足于志其學必大非聊爾人也爲序其行卷期待良厚別  
七年再晤靜夫其詩卓然名家爲時賢眉目余言有徵矣今之稱詩者掉鞅曲  
踊號呼叫囂丹鉛橫飛旗纛竿立撈籠當世詆譎古學磨牙鑿凶莫敢忤視譬  
諸狂易之人中風疾走眼見神鬼口吞水火有物馮之懵不自知已而晨朝引  
鏡清曉卷書黎丘之鬼銷亡演若之頭具顯試令旋目思之有不啞然失笑乎  
靜夫屏居青溪杜門汲古不役役于榮利不汲汲于聲名翛然退然循牆顧  
影其爲詩情益深志益足密邇自娛望古遙集視斯世喧豗譽譽非有意屏之  
道有所不謀神有所不予以嵇叔夜曰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劉子曰客情  
既盡妙氣來宅靜夫其將進于道乎不徒賢于世之君子也靜夫屬余序其近  
詩且不敢自是乞一言以相長余聞之古之學者莫先于不自是不自是莫先

于多讀書余自喪亂以來舊學荒落己丑之歲訟繫放還網羅古文逸典藏弄所謂絳雲樓者經歲排纊摩娑盈箱挿架之間未遑于雒誦講復也而忽已目明心開欣如有得刲火餘燼不復料理蓬心茅塞依然昔我每謂此火非焚書乃焚吾焦腑耳南海陳元自恨不學晨夕陳五經拜之久之忽能識字蓋聖賢之神理與吾人之靈心熏習傳變所謂如染香人身有香氣非人之所能與也多讀書深窮理嚴氏之緒言也請以長子雖然兎園村夫子腐談長語古今神奇靈異不出于此非吾靜夫弗敢以告也趣與靜夫言別聊書此以附贈處之義少陵之詩曰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吾之有望于靜夫者遠矣它日將重序其詩文無累書不敢恤也則請以斯言爲徵

贈程穆倩序

新安程子穆倩能詩能草書能畫能篆刻蕭森老蒼迢然有異眉宇深古視下而念沉處治不媒進處亂不易方余語穆倩吾行天下求見一異人不可得子

殆其人歟穆倩曰還何敢當異人蓋嘗見異人者也少貧病憂死遇異人于天  
目之巔摩頂慰我既壽而昌且有千人口六譯七譯晉王之記中年得右軍金  
剛六譯石本康強生子夫子目我有異殆爲是歟余告之曰所爲異人者以其  
異于凡人也彼既異乎凡人矣凡人安得而見之凡人而得見異人則亦未可  
謂之凡人也閻浮提世界臭氣上熏于天八萬餘里凡人啄腥吞腐沈浮尿屎  
獄中應真靈仙自在人世彼安得而見之子之面目不爲閻浮提臭穢所抑沒  
故異人亦得而見子子之爲異人不爲凡人也審矣雖然吾將有以開子子于  
般若之緣熟矣故異人以六譯七譯畀予而懸爲之記子之能詩能畫種種世  
智皆從般若智海中流出子能以是種種世智迴向般若則種種世智皆深重  
般若也華嚴法中圖書亦正教量印璽亦是現量何言智慧輕薄哉異人者知  
人世間搏黍之飯而般若尊重豈但千金之珠異人之識其不以此易彼亦明

矣昔人嗤王烈持洞章茫然不能讀韓退之文其詞曰我自屈曲住世間安得隨汝巢神仙夫以般若之尊重七寶牀黃金牌之所守護子旣不請而得之矣顧乃茫然羅縷比于下界之洞章可不惜哉凡吾所言者皆異人懸記之所未及或引而不發懸其緒言以待我也余凡人也身不得見異人而能知子之爲異人又能發異人之所未言以開子然則世之凡人亦多矣安知其中遂無異人也耶

贈愚山子序

愚山子非地師也而以地師游人間人有與語地理則應嘉定侯廣成久殯不克葬愚山子歎曰安可使忠臣之骨暴露腥穢躡蹠二千里相視吉壤絮酒哭奠而去旣訪余小閣中指點烏目山來脉瞻仲雍齊女葬處不及他語余乃布席函丈而告之曰茫茫堪輿有大地理當明者二焉子知之乎華藏娑婆洋在佛典其近而有徵者南瞻部四國也傳稱南印度爲象主東脂那爲人主西波

斯爲寶主北獫狁爲馬主吾彝攷之唯南東二主而已他非與也阿耨達池之水自香山南大雲北流爲四河波流地下出積石山爲中國之河源循雍南北微與地絡相會

並行而東爲中國之南河北河印度爲梵天之種佛祖

之所生脂那爲君子之國周禮之所化南曰月邦東曰震旦日月照臨禮教相上波斯輕禮重貨獫狁獮暴忍殺區以別矣安得曰葱嶺以西並屬梵種鐵門之左皆曰胡鄉旣指蕃例爲國將點梵亦濫胡名南國之鄰于西也南之眚也九州十道並爲禹迹燕代迤北雜處戎胡厥後茹血衣毛奄有中土肅慎孤竹咸事剪除皆馬國之雜種幽冀之部落東之偏于北也東之刼也南居離位東屬震明爲陽國西北則並陰國今儼然稱四主焉何居陰疑于陽必戰易之所以有憂患也此大地理之當明者一也唐一行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乃至東循塞垣抵濶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乃至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

紀所以限蠻彝也自晉以前秦雖爲中夏淮楚爲偏方南紀微而北紀獨尊自晉以降幽并則神州陸沈江東則一州御極北紀潰而南紀猶在雲漢升降之氣會地絡而交列宿者其乘除若是異與晉天文志十二次分野始角亢者以東方蒼龍爲之首也唐十二次始女虛危者以十二支子爲子首也日月五星起于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爲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宿之首我國家鍾祥受命實星紀斗牛之次塗山玉帛之後數千年來貞符在茲洪武中詔修清類分野書以斗牛吳越分爲首而尾箕幽燕之分盡遼東三韓最居其後以是爲雲漢末派龜魚之所麗而北紀之所窮也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傳所謂北戒爲燕門南戒爲越門者不益深切著明與此大地理之當明者二也昔者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君子大其事文中子作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曰江東中國之舊也君子與其志子之于是二人也其將安居愚山子仰視河漢笑而不答客有識之者曰此南城徐芳仲光也其

爲人也蒼蒼涼涼孤行子立有崖山柴市之惠而不爲將相有西臺眢井之節而不忍稱遺民作爲文章奇詭感盪以李翹張籍自命而就正于吾子徒以地志星盤雜然扣擊焉則固矣余亦笑而不答于愚山子之行也書其言以爲別

送南昌丁景呂序

萬曆中南昌丁公守太倉招致名士鏘礪其子伯勉師邵茂齊友黃經甫姚孟長吳人至今傳之今年春伯勉弟時之持詩文卷謁余讀其贈從子景呂之文曰虞山先生今之昌黎廬陵也子適吳爲我過而請焉余爲慙沮齒戰不能句稍定進曰先兄伯勉之子也奉其父之墮言思納屢門下久矣孟冬景呂至摵衣奉手如其父叔之云爲余言伯勉從茂齊諸人譚余童年事甚悉不啻連袂接席也伯勉偕經甫屬文竟日成十章余心少之日中而援筆如其數茂齊曰子才足兼二子吾猶欲子之移時驕二子之移日趣封題詒伯勉景呂言伯勉晚猶藏弄篋衍時時出示子弟以吾童稚時拋磚涴璧之餘猶爲人矜重如此

自顧其聰明不逮老將至而耄及淹留無成爲可惜也昔者蘇子瞻目歐陽公爲天人而謂人之稱己或以爲勝之或以爲似之者皆妄古之君子推前哲而跂踵焉者有師匠焉有分齊焉非苟爲傾挹而已其有趾高目長而易視古人者非狂則愚也余以膚陋末學猥當昌黎廬陵之目每一念及中熱毛豎嘗執簡以序時之之集愧汗刺促掣筆而中止者數矣今于景呂之文亦然江右二十年來徐巨源席帽書生尸盟文壇時之獨能與之馳騁上下巨源沒景呂以渥洼家駒挾轂相佽助父子間才華光氣燄燄牛斗旁而余方遲暮學佛撥棄文字引而自廢固其所也于景呂之行也不能無一言以復于時之爲道其所以不克爲序之故以自解焉朔風飄蕭解裝把酒爲時之道余老態間搜伯勉遺笥故紙漫墨包裹珠絲中相嚮而笑是夫人童蒙而白髦今所謂高文典冊災木而黔石者皆篋中之餘波也聞譽而駭如爰居之聽鐘鼓不亦宜乎旣而曰繼自今吾黨學子母或以昌黎廬陵爲口實虞山之行也載此一言以反爲

不徒矣

送方爾止序

崇禎辛未爾止謁余虞山別十四年而有甲申之事今年癸卯自金陵過訪又二十年矣爾止初謁余甫弱冠才氣蠭涌獵縷奮袖映蔽坐客余年五十罷枚卜里居天下多事意氣猶壯今爾止蒼顏皤腹歸然爲遺民宿老余衰殘荒耄病臥一榻執手欣慨言可極耶余向苦半聾今特甚用稚孫書版畫字如隔重譯因語爾止揚子雲方言記生而聾者爲聾雙聾者亦爲聾聾之甚爲瞞吳楚之外郊凡無耳者亦謂之瞞聾者無所聞常聾耳也瞞者言一無聞者也老人掩耳不欲側聞世事聾耳之云吾知免矣刑天之神以乳爲目以臍爲口猶能操矛戈而舞吾之無耳也庸何傷爾止笑顧稚孫酌酒引滿觀其意未嘗不歎然閔余也家貧不能留千里客爾止將卒卒別去古之人莫重于離別行者曰何以贈我居者曰何以處我爾止之訪余也告于其友其友孫豹人賦詩以張

之今其還也余可無言乎竊怪喪亂以來詩壘日盛隋珠崑玉所在抵鵠獨于爾止詩目開心折以謂得少陵之風骨深知其阡陌者一人而已點定塗山詩一卷貯吾炙集中爾止視而笑曰針師之門故不妨有賣針兒也余益自信爲不誣矣往者奉先生長者之緒言有志別裁僞體採詩之役小有題評晚耽空寂漠然如喑雁啞羊矣而世之過而問者南箕北斗旣虛相薦樽左擾右虎又互相排笮譬之孤軍疲馬當四戰之衝致師摩壘者交發迭肆雖復深溝高壘猶未能解甲堅臥也今將奉爾止爲渠帥淮陰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拔趙白幟樹漢赤幟若反覆手耳自今以往余可以仆旗臥鼓壹意于禪燈貝牒之間豈不幸哉人亦有言虎帥以聽誰敢犯子爾止行矣文章自有定價無多讓中原豪傑將有捧盤而致胙者以余言爲乘章其可也余無耳之人也與聞盛事猶能執干戚而舞又何恤乎子雲老不曉事以聳耳相訾謷哉

馮亮工六十序

吳門馮君亮工以博士弟子從事中丞幕府故中丞閩中鄭公待以殊禮用年  
勞叙題福建游擊今不書書文學貴之也何貴乎馮君君少以純孝聞刲股療  
父母至再經明行修兼通法比在幕府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制府義辟五十人  
力請覆案平反幾半己亥秋京口潰宵人密上變告吳人翻城謀叛法當屠主  
者且恚且懼刃將斬矣君泣血扣頭白狀以闔門百口力爭事得解又四年君  
年六十家姪素昭同事戟門具知本末歎美其子孫多賢食報未艾請余爲祝  
嘏之辭生辰祝壽之文非古也如君之爲不可莫之表也余聞之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天地之心也是以好生而惡殺殺者非他也殺吾之心而已矣殺天  
地之心而已矣殺一生卽自殺一心殺兩生卽自殺兩心殺百千萬億生卽自  
殺百千萬億心心相刃剝剝相剝化其身爲百千萬億身化爲百千萬  
億生累世歷劫以償之而業報不可終窮彼一人也以方寸之管尺幅之紙欲  
盡殺吳城百千萬億之生命吳城之生命未必盡于其手而彼之自殺其心也

則已累世積劫而不可償矣君子之爭是舉也良不忍自殺其心非望報也而  
天地鬼神其捨諸乎史稱何比干與張湯同時用法仁恕數與湯爭所濟活者  
以千數天帝使老嫗賜策曰公有陰德帝賜策九十九枚子孫佩印綬當以此  
算袁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言葬此地當世爲三公後爲楚郡太守案  
楚王英反獄條出無明驗者四百餘家子孫世爲宰相如書生言老嫗賜比干  
策于後書生指安地于前其仁恕好生爲上帝所佑助則一也孔子曰仁者壽  
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佛典廣言因果吾儒經史臚列詳悉豈待觀地獄之變相  
然後使屠兒擲刀耶余祝馮君以漢何袁二氏爲左券覽斯文者可以旌潛德  
誅隱慝導天心迎生氣聳善抑惡較之春秋亦舊史載筆之所有事而非以爲  
佞也

贈覺浪和尚序

余老歸空門竊涉教典根器鈍劣了不知向上一着一時尊宿開堂豎拂都不